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于少保萃忠傳 第四十回 列聖隆恩加謚蔭 諸賢屢疏表旌功

當日禮臣等因傳孟春奏改「肅愍」為「忠」之謚。乃復疏請上旨定議。後聖旨下，更謚「忠肅」。先傳巡撫奏章未下部時，有禮部侍郎田以俊，夢于公囑曰：「翌日有事相煩。」言畢而覺。田公愕想其事，早出見堂官於慎行，亦言得此一夢。語未畢，旨下，著禮部詳議來說。二公相顧驚歎曰：「於太傅功業蓋世，忠誠炳日。『肅』之一字，原未足以概其生平。亦可見于公忠靈不泯，而又托夢於吾輩也。」乃即復疏，更定今謚。旨下，二公即發文齎到浙江。傳巡撫親到于公祠致祭，其論文云：萬曆八年八月有六日，皇帝遣都御史傅孟春，諭祭太傅、兵部尚書于謙謚「忠肅」，曰：惟卿鍾靈閭氣，著望先朝。屬多難以馳驅，矢孤忠於板蕩。社稷是守，力推城下之要盟；樽俎不驚，坐鎮道旁之流議。返皇輿於萬里，維國祚以再安。赤手扶天，不及介推之祿；丹心炳日，寧甘武穆之冤。此恤典所以頻加，而公論猶有未愜。爰頒諭祭，再易嘉名，賁華袞於重原，表風清於百世。卿靈不昧，尚克祗承。

傳巡撫承命，自往臨奠祭畢。杭民士庶，皆誦聖天子追忠特謚，忠肅公百世流芳也。

逾一年，有都御史太常卿鍾化民，亦浙江人也，又力陳忠肅公勳烈忠節，朝廷復加恩典。後二年，又有兵科給事朱鳳翔，因慨當今二臣之功，食報甚薄，朝廷之缺典，坐有一友問曰：「二臣何人？」翔答曰：「一是于忠肅公謙，次乃胡梅林公宗憲。」其友亦贊曰：「二公之功誠然。」給事曰：「吾觀于忠肅之功，功在社稷，子孫爵之侯伯，亦不為過。胡梅林功在東南，子孫亦宜優恤。」明日，朱公即上章奏聞。其略云：

兵科給事中臣朱鳳翔誠惶誠恐頓首懇乞聖主酬勤報功，以隆盛典，以快公論事。臣切惟天下不患無英雄豪傑，而患無以鼓舞之；人君不患無爵祿名譽，而患無以善用之，我國家功令，凡首功一級以上，增秩有差，賜金有差；間有平一賊、復一城者，即賞以延世，爵以通侯，所待勞臣亦不薄矣。至若矢心報主，保大定傾，功成再造者，上之不得頒茅上之封，下之不得補黑衣之數，此其為人心之抑鬱，亦盛朝之闕遺，非淺鮮也。臣素慨於中，義不容隱。舉忠勳最著者二臣，為皇上陳之，伏惟聖主垂聽焉。

正統己巳之變，先英廟北狩，此乾坤何等時也？先臣太傅于謙，以兵部侍郎出而定大冊，使國家之金甌無缺，其功不超越千古耶？他如平劇盜，收賊渠，是其細故勿論。時當紫荆失守，徐徑倡議南遷，二、三大臣，亦且依違其間矣。向微于謙力為主持，則事機一失，萬事瓦解，其禍有不可勝言者。獨不觀宋南渡以後，日侵月削，雖有張、韓、劉、岳之雄才偉略，棋佈星列，不能復中原尺寸之故物者，何也？根本之地搖也。是于謙正色立朝，力持可守不可遷，賢於宋臣遠甚。今睹鍾慮之如故，朝朝之常新，暨陵寢之奠如泰山，臣民之安於磐石，而于謙之功何可泯也。

嘉靖時，奸民外比，倭寇內訌，東南蓋岌岌也，先臣少保胡宗憲，以監察御史而定亂，使數省生靈，獲免塗炭，其功亦豈尋常耶。他如平袁三，擒張璉，(血戈)建寇，皆其餘事勿論。時當五峰架驚諸島，各擁數萬，分道抄掠。督撫總兵，俱以僨事論罪，朝廷懸萬金伯爵之賞，向微宗憲悉力蕩平。則堤防不固，勢且滔天，其究莫知所底止者。獨不見宋人西夏失守，如折右臂，縱以韓、范之威名，先後經略，卒不能制。元昊之稽首者何也？孤免之窟成也。是宗憲之用奇設間，似不在韓、范之下。今黃童野叟，謂國家財賦仰給東南；而東南之安堵無恙，七省之轉輸不絕，與九重之南顧無虞者，宗憲之功不可誣也。

于謙受命於輦轂震驚之際，定計於謀夫孔多之時，忠則純摯，識則遠大，力則宏鉅，守則鎮定，至其囊無他物，口不言功，雖大聖賢處此，又何以加也！胡宗憲雖視于謙遠遜，然以駕御風電之才，吞吐滄溟之氣，攬英雄，廣間諜，訓技擊，習水戰，凡諸備禦，罔不週至，故能平數十年盤結之倭，拯六、七省焚掠之難，此其功豈易易者！若乃高倨謾罵，揮擲千金，以囉一世之後傑；折節貴人，調和中外，以期滅此而朝食；此正良衛茹荼，心知其苦，口不能言者，而竟因此註吏議，亦可悲矣！蓋嘗合二臣而評隲之：于謙之功，動在社稷；宗憲之功，功在東南，于謙之品，白玉無纖瑕，於本朝為人品第一，於古真可稱社稷臣；宗憲之品，瑕瑜不掩，然比之猥瑣齷齪，以金繒為上策，一切苟且僥倖者，相去逕庭。臨事而思禦侮之臣，安得起若人於九原而底柱之也！

臣浙人也，父老之所傳聞，耳目之所睹記，最為親切，然非臣一人之私言也。我皇上試訊大小臣工，有不以二臣之忠切，當錄其後者乎？然在于謙。於純皇帝敕曰：「昔先帝已知其枉，朕心實憐其忠。」於敬皇帝特贈太傅謚「肅愍」。迨我皇上允撫臣奏，改謚「忠肅」，並下部議准諭祭。是于謙之精忠列聖知之，皇上亦知之矣。在宗憲，於肅皇帝曰：「朕若罪宗憲。後日誰肯為國家任事？」於莊皇帝復其原官賜祭。今皇上又全與祭葬。是宗憲之勤勞，我皇祖知之，暨皇考知之，今皇上亦知之矣，今于謙不絕之線，僅授外衛千戶。墳墓蕪穢，過其墓者，輒吁唏不能禁。宗憲遭酷吏殘虐之後，廬舍丘墟，子孫屢弱。吳越士民談及於此，每扼腕而不平。此寧止結任事者之氣，亦豈所以彰列聖與，我皇上無外之仁耶？伏望敕下該部，從公確議，務協輿情，務合國典。此亦激勸人心之一機也。謹奏以聞。

旋奉聖旨：兵部知道。兵部隨復本，陳言：

于謙之功，功在社稷，為我朝第一元勳。惜其為奸黨誣構而死。在列聖俱加贈謚祠祭恩典，而皇上亦改謚「忠肅」矣。胡宗憲之功，功在東南，亦為海隅一勤事之臣。惜其遭酷吏殘害，亦蒙我皇祖皇考復爵，及皇上加祭葬矣。今朱鳳翔所奏二臣功績是實。其優敘功勳子孫，皆出自聖典，請旨定奪。」

時朝廷即降旨授于謙後裔為錦衣衛都指揮，令其世襲。胡宗憲後裔授錦衣衛指揮同知，亦世襲。

嗚呼！于忠肅公功大冤深，褒崇贈錫，未足盡其烈。而靈爽昭於天地，千萬世不泯。是真千古一人也。嗚呼偉哉！